論衡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衡

(四)

王充著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含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與慬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素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具矣天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而欲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即氣自然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役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改治其

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遽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盡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生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翟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卜作枏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故能益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佽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肥骨節皮膚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愚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

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人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義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遨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治潤裡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灌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土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究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

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崇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總於治魚相總於水獸相總於林人相總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總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實主嘔噎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憃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元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肖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人牛腹中爲馬把季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蚩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蚩色人不能爲蚩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治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古候之象因以言也夫寒溫譴

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慘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良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1]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大遭旱一時慨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慨自責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顯其拔木偃禾顯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極字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瓜祭喪不舉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偕

激雷雨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撤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亾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還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而反風木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采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稚哲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皖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戚愬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鬼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蓋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問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一有也字）于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邪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隊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當決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

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入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亦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亦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徵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友姑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友姑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削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烏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烏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烏跡也皆文反國命徵麋墨剪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徵麋墨非欲去身犯易犯感懸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荅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獒狗獒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喻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獒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合謫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

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戚王有周公之疑開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良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恫長使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者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成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蝸螾蠕動跂行喙息無有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朱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嬰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蜀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係儒俳優如皆侗長狡好安得偃僂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炮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炮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炮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網設纖微之禁檢抑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敬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敝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敬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敝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敝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救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救以

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押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蹈鋒死不顧恨故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隨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祉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俄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擅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語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元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貴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

魏湯湯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益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遲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與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明承光武襲孝明有浸潤滋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八終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恐其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端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王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王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入君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又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延命祚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理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王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兎之蹟身破罟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當產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欲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魚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穆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匹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

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興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興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劃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山鼎見離水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狼出漢亦一代也何以富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富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奢遠

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賭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宏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階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迫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洽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鯷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汙田以桀暴爲良民夷狢坷爲均平化不宜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逾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秦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宜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海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讎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

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徼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代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籍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篡道無伯夷之議可謂順於周矣北山易以起高淵海易以爲深起於徽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上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海爲深於北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膋燭姦謀惑民惟恢不傳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膋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膋燭以人事論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衆鍾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數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肜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肜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聞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及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貴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美聖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

葬終則紂惡徹而周詠之痛秦并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媼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譬及醉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媼悲哭與吕后俱之山廬時自隱匿光氣樂見吕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禄禹母吞薏苡將生得元圭契母呑玄鳥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棓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祥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年之間嘉德布流二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變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數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亾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遷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僵良願等獻其鬼薪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困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部善諾降附歸德句奴

時擾遣將擭計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偹入畏國大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異爲荒服越在九夷翦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蠻林日南遠東漲浪同時被髮推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荊迷於蠱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遊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讖孝明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疾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犯奪辭土恐其人者憎其肯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貢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嬴矣何則並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襲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拍於義而猶存之惠涉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者事失實誅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幸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覽惠遷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猶是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遺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進此數聖讓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顯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徽病恒瞽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儀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同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遐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酋陳梃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梃先釣酋後

往爵問挺曰鈞寧得乎挺曰得爵即鑄取年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泗鍔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鐏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即共掇撓各得滿手疋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宇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採取爵挺隣伍並開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宇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其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詐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邦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詭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今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涸鐏後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鑄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王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杯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道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賢與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也蓋紫芝也太守沈鄧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桓梅李葉皆沿溥威委流澆民噉吮之甘如飴寧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

燕室止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頟卑狀如圜中昌龍燕室仁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曾八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實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實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上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上土爰豫稿稼稿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變雒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請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權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哀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王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應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十九終

論衡卷二十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周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掬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勤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王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須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與也含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父也大號主德而頌其美識闕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治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海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從橫大字難數極深揣厲難測漢德鄧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圖名

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盡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大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泄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卑或以鑱鉏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鑱鉏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洪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論者行之跡也論之美者成實也惡者靈屬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實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論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論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論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軌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軌與加漆承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乘畫也農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顧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可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宜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壞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奧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堯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論以奇彰漢

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堯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珊瑚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愿珊瑚之階也銘歌爲妙異之由坐者不曰嘗銘歌之人必忘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由見者忽然不知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舉爲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各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聖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線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皐帝執德敎備其災故順敘明哥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舉論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經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蔽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曠於百里運闇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妻功失正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騁班賈之路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頌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泰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與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膠西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閭丘歌之聲懽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閭丘歌之聲文當與於漢哉樂得閭之祥也當傳於漢褒藏墻壁之中恭王閭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蔽佚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罪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摧摘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通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文序篇句依倚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楯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誦之牆垣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揚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陶臺夫以三府掾吏最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于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賢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求平中神崔琴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羌石雒班固賈逵傅毅杼終侯諷五頌金五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書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相君山子雲作史書所不能成何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相君山之書富於積猶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秦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憯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文發在身文黃於衣不在於衣衣法天

也察掌理者生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鱗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窺藏土中珍賢璽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脩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洪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嘗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誦古經纘故文也論發胷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須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興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以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其賜推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

趙地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文固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瑒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侯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踈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證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證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資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圖中之鹿櫚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

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糞壤盈粟米米在糞中若粟在糠中滿盆堅彊立樹可見人賭堅之則知其爲粟米糞壤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糠敗粟棄則糞壤委碎人賭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糞壤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糠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糠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猩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縑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謂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喪也喪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喪相似然則喪殄死一實也人喪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囚人之旁囚人不能知猶發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書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悉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上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竟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悖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悖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煙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陰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

盡死還爲氣去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如夫婦妻同室而處涖亂失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脩墓以喜魂神然而不脩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鳴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使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夫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禀於天青青之色猶枭枭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蹶囷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囷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凡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觝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勁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嘯呼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囓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一有蹶字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孚也煦溼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雛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煦溼之時煦溼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四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伉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拳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鷄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鷄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鷄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湯氣蒸精怒胷中力盛身熱今人之精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亾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亾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

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亦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二十終

論衡卷二十一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弢而死俗傳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弒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亾之見殺之家諸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入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忿宣王備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壓人臣當衛卒使因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皆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眞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妙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忿也上帝公神也以私忿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於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驟

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徹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譖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酷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請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眞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瘧疽生鬻於頭及著寤之地病日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敗不如事主猶視宜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哈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閉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哈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以目閉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紫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論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論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論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論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論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論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宏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論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論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臙抑諺曰叢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宏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殺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冤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強死者能爲鬼何謂強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君爲所弒可謂強死矣與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卑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弒禍其冤鬼爲鬼必甚於伯有報仇殺讐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鬼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強死則謂強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強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強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強死之說通於伯有寒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

結草助魏神靈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立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槨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瀉坼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服思論推生況死故復致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太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晏請言湯伊尹之狀湯哲以長顧以鬐銳上而豐下據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泰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趙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極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極于羽山入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極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熊是死也死而鬼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問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忌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壽債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冤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

君如意之神將死後恰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諸諸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哀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諸諸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凶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葅彭越燒葅一謬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葅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廢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憧一本作蠭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亚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偞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鼠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公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微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癰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

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吊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邾流世謂孔子神而能邾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府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嗟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羆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可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大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

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大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慶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翁翟大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見人之夢也占者謂之冤行夢見帝是冤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是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竟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竟獨行安能速乎使竟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竟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案雲烟之行不能疾使竟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竟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竟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竟神蜚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泥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子貢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下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予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益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益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舒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我爲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現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界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燔燒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謡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畊者乞飯畊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笞伀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笞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郤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狀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眞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從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爾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

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大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媼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媼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鬬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鬬也鄭國鬬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閒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泜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言旦日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益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黃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隆車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

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也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畫謣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謣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剖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益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篷杖毆擊之若見鬼北推鑠繩攫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

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安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廁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烟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

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蓍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瓮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投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人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蓋凶陽也陽火也故蓋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戊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酒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如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爲腫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腫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耐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喪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賴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

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陽氣生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强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見忧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二十三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螫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捍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腫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自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鍾杖之跡人腫腫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大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加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賚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暴行暑腸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汗出喻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蜇淳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鯸鮧故人食鮭肝而死爲鯸鮧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蚤魚亦蚤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

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焚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鐏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著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虵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唇吻故舌鼓爲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虵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虵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陽若僭者奢麗故蝮虵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陽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彼美吾讎其生龍虵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龍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樂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虵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虵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强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强國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

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蒐孤無副亡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極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玉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涯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皆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益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與璠敛孔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欲姦人倘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亚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亚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戚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覆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祭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勤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罪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化雖小弗除無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偶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賭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敬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

不悉寒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費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燕秦爲燕使齊齊之民高大正家多藏則物燕秦身弗以勤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士卒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燕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遠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雖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雖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鬼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雖止其益宅徙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雖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雖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禍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故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畧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戚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恐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

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且墓田野也何愧之有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緌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他人之正惑也

三日諱婦人孔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孔子之家亦忌惡之正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徼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水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苦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大便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着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濕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忘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溝不以爲凶者涕唇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

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眞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宏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卽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畧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屬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屬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冢

之人莫人來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愼勉人爲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凶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惡其不避巳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惟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入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酉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加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

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鬼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鬼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餓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餓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餓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閒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餓必食也且爲已百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開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滅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燎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疆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內咎却歲之殃如何也

卷二十三終